



张乡仆 苏 宏 著

话说常香玉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常香玉/张乡仆,苏宏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80623-519-1

I. 话… II. ①张… ②苏… III. 常香玉-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75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19-1/1·366

开本 32

印张 12.375

字数 229000

印数 1—10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一	话从张妙玲吃百家饭说起	1
二	她一家深夜逃离族居的董沟村	7
三	小妙玲走上从艺之路	13
四	她细嚼慢咽着那一张油饼	20
五	“这‘香玉’俩字还老好听哩！”	26
六	在郑州演出的地方叫长发戏院	32
七	常香玉在开封一炮打响	41
八	信佛念经是为了不挨打	48
九	中州戏曲研究社在开封成立	52
十	对河南梆子进行大胆改革	57
十一	“穆桂英”抒豪情“大破”日军	62
十二	尉氏历险多亏张钫相救	65

十三	“千万别当这个小老婆!”	74
十四	常香玉的戏在洛阳有五种票	82
十五	“易俗剧社”在西安为灾民义演	89
十六	鼻青脸肿的荣军们耀武扬威	97
十七	为“千唐志斋”的落成演出	105
十八	常香玉难忘那救命的乳汁	109
十九	“再难我也得侍奉俺姐!”	116
二十	“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唱戏的!”	122
二十一	常香玉从崖上跳了下去	126
二十二	她把辫子甩到了观众席上	133
二十三	黄自芳毛遂自荐写剧本	139
二十四	渭河滩里发现了“常香玉之墓”	143
二十五	荣军怒骂“陈世美”	148
二十六	“我的心上人就是他吗?”	151
二十七	她夜夜梦见陈宪章	156
二十八	人要活就活个有志气	160
二十九	“我要的是一个人的心!”	166
三十	向常香玉求爱的人轮番而来	172
三十一	常香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181
三十二	常香玉与陈宪章私订终身	186
三十三	在西安秘密结婚	193
三十四	常香玉办起了“灾童剧团”	202
三十五	民乐园位于西安市场西侧	208
三十六	常香玉与崔兰田	215
三十七	陈宪章突然被捕	222
三十八	常香玉几乎荡尽全部积蓄	227

三十九	张治中说：“欢迎你到兰州去！”	236
四十	常香玉在兰州遭遇停演	240
四十一	“豫剧皇后”在酒泉	246
四十二	她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	250
四十三	“常香玉号”战斗机昂首蓝天	255
四十四	来之不易的最高荣誉	265
四十五	“叫常香玉唱一段吧！”	269
四十六	毛主席要看常香玉演的《朝阳沟》	273
四十七	说说常派的弟子们	277
多余的话(一)		283
多余的话(二)		287
多余的话(三)		290
附录一 常香玉生平大事一览		295
附录二 常香玉主要演出剧目漫谈		300
后 记		335

一 话从张妙玲吃百家饭说起

常香玉,1923年生于豫西巩县(即今巩义市)的董沟村,原名张妙玲。她本姓张,因为那个年代女孩子学唱戏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不论她们族家以及她们的亲戚,都不能相容。

张妙玲改名常香玉,是她从艺之初随她那个卖胡辣汤的老干爹常会庆的姓。常会庆又名常老大,也没文化,曾给常香玉起名常项羽。用常老大的话说,项羽当年在当地那一带和刘邦交战,刘邦是打一仗败一仗。项羽才叫真“铁”!

那个时代,舞台上的女角多是男人扮演,女的从艺也只是刚刚开始。女孩子学唱戏,被认为是从事了低贱的职业,死后是不能入老坟的。在戏中,她上午嫁给张相公,下午又嫁给李学士,晚上又嫁王老爷。按照封建礼教,族家亲戚岂能相容?

张妙玲的父亲原名张茂堂,自幼因家境贫寒,难以为生,后来出去当了兵。旧军队里有人会唱戏,他是个有心人,便跟着学会了唱旦角,而且会得不少。从军队上回家后,他瞒着村里的族家以及亲戚,跟着戏班下海唱戏。因

为他唱旦角，就起了个艺名叫张凤仙。后来怎么改成了张福仙，常香玉也说不清楚。解放后，我跟常香玉的老师王镇南同在省文化局工作时，王镇南先生说是他给改的。他说是凤仙有多年不唱戏了，而且这个名字像个女的，我脱口而出，给他改成了张福仙。张福仙当年演戏，声腔极好，人们给他送了个诨号叫“二百贯”，也就是说开腔就值二百贯钱。当时，流行的是铜板（或者叫铜钱）。常香玉的母亲叫魏彩荣，当张茂堂偷偷出去唱戏时，魏彩荣就跟着。后来，常香玉有了个弟弟，也抱在怀里跟着去跑高台，原因是为了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

常香玉的家乡董沟村，我们在采访时去过。因为那里是常香玉这位大艺术家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地方，必须去看看。汽车先把我们拉到洛河的北崖，就是当年常香玉集资修建的那座大堤上（当地人称“香玉堤”），潺潺流淌的洛河水蜿蜒向东。放眼南望，绿柳成行，桑麻繁茂，一片旺盛的秋庄稼染绿了大地。更远处，在云雾缠绕中露出了苍翠的山头。我们站在香玉堤上，一派秀美的风光尽收眼底。于是我暗自叹道：此处颇似江南风光，真是人杰地灵啊！老姑奶奶洛神宓妃，如果此时出现我真要为之三叩了！老姑奶奶呀，原来是您把洛水的灵气赐给了常香玉（在古代神话传说中，人祖伏羲的女儿宓妃溺洛水而死成为洛神，当地人称她是我们的老姑奶奶）！

离开洛水有一里来路，是丘陵地。进了董沟村，一条羊肠小道盘丘陵而上，尽头即是常香玉的家。坐东向西，东边的崖头下有一排窑洞，那就是常香玉幼年时的住处。

我去时,只见一段东西墙把院子隔开,留下南边的一孔窑洞。常香玉的母亲魏彩荣,就在那孔窑洞里住着,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到底是跑过江湖人啊!老人家风风雨雨数十载,虽然年岁很大了,但谈吐中仍然头脑清楚、语言流利,可说是见多识广、落落大方。那段矮墙的北边,还有些窑洞。因年久失修,也就废弃了。村里的群众也多住在沟上沟下、南北东西的窑洞中。日本有人讽刺说,中国的许多人至今还在洞穴里住着,好像过着远古的生活。这才叫只知其表,不知其里。那窑洞冬暖夏凉,可以说舒适得很呢!

张妙玲家只有祖传的五分多地,内中还有祖坟,可耕种的就不多了。又是丘陵旱地,无水可浇,那时的产量是极低的。若风调雨顺,麦秋两季也就是一百多斤;如果碰到旱灾,那就只能种一葫芦打两瓢了。父亲张茂堂领着香玉的母亲、弟弟外出唱戏,家里只剩下她和奶奶,口粮常年是紧张的。她奶奶做一手好针线,哪家打发闺女请老人家做嫁衣,人家给的报酬多是些米面,但数量是不大的。所以,小妙玲从记事起,就和奶奶相依相伴,常常以乞讨为生。沿街要饭也就是人们常讲的吃“百家饭”。

张妙玲有四个亲姑,祖父因养活不起,都是很小就送给婆家当“童养媳”了。童养媳的日子是极难过的,洗浆衣裳,做饭推磨,家里地里的活都得干,外加挖野菜、拾柴火、割草等等。如果遇上个恶婆子、毒丈夫,挨打受气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她的二姑,便是不堪忍受童养媳之苦,很早就死了。她的四姑,头上常被打得流血流脓,血包一个连着一个。回到娘家,老娘

给她梳整头发，往往是梳着、哭着，没有言语劝慰，只能说：“妮呀，你的命不好啊！慢慢熬吧。等你有了儿女，也就有出头之日了！”又说：“童养媳妇，哪有不挨打的！”她这位四姑，因常受虐待，加之营养不良，个子很矮，骨瘦如柴，脖子歪着，两膀一高一低。她不仅被打傻、打残了，而且最后惨死在拳打脚踢之下。她的三姑，也是自幼就当童养媳妇，但妙玲的三姑父比较疼她，因此活了下来。日子虽然很苦，因为夫妻和睦，也就如同戏中所唱那样：“喝口凉水甜似蜜，要饭也有个挑担的。”

最幸运的可以说是她大姑了。她虽然也是童养媳，但因为婆家老公公做些小生意，从牙缝里省下点钱来慢慢地置了些土地，又买了牲口，盖了些新房。在那个时代，因为连年战乱和天灾，往往是土地便宜粮食贵，农民手里有几个钱，自然以置买田地为重，慢慢发展到雇下长工，也就变成小财主了。

张妙龄家因为日子艰苦，主要生活来源也就是要饭。她自幼很少吃过盐，吃油就更不要提了。她老祖母每次梳头，梳下的花白头发都要收拢起来，塞到窑外的墙洞里。若遇上吹糖人的小贩来了，她就把那团头发从墙洞里取出来，换一个很小的糖公鸡。那对年幼的张妙玲来讲，简直是美妙的享受。有一次换了一个糖公鸡，她实在舍不得吃就藏在了屋子里，结果被老鼠给拉吃了，气得她痛哭一场。幼小的张妙玲能吃到一点点糖，也就只能靠奶奶梳落的头发了。

有一次，她扛着篮子，拉着枣刺（即枣木棍，人称要饭的为拉枣刺的）在野外的路上走，碰见一个赶牛车的，大概是一位老长工，正在用他积攒下的膏车油，捡些柴，在用土块支起的犁面子上炸馍块。刚刚炸好，小妙玲赶到，伸着手说：“大爷，您可怜可怜，舍给我一块儿吧！”老长工给了她一块。她又说：

“俺家还有个奶奶哩！您再舍一块儿吧！”老车夫仰脸看着她，说：“你这小妮，还怪孝顺哩！你家还有谁呀？”妙玲说：“还有俺爹俺妈俺兄弟。”老车夫惊讶地“唉哦”了一声，妙玲赶快说：“俺弟弟还小，不会吃。”老车夫给了她四块，也就所剩无几了！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鼎鼎大名的常香玉，一吃炸馍片就发笑，便是因为想起了这段故事。

旧社会要饭，是有行帮的，这就像孙毓敏演出的京剧《金玉奴》一样。金玉奴的父亲是个叫花子头儿，戏中叫杆上的人。他这个头儿离职时，还要二把手拜杆儿。旧社会，打莲花落的有行帮，卖水烟的见谁都喊二叔，这叫行话。识几个字的要饭时，在人家门前写四句歪诗，其档次自然比其他要饭的要高。当时的小妙玲要饭，是拉着枣木棍，扛着篮子端着碗挨门乞讨，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地在门前呼喊，俗称“串房檐”，也就是挨着墙走，用棍子护身，以防恶狗扑咬。香玉讲，她一开始要饭没经验，恶狗一咬，她拔腿就跑。母亲告诉她：“你可不敢跑，你越跑狗越撵。”

离董沟村数里之遥，有一个大户人家，曾先后出了两位省主席。其兄叫刘镇华，当过安徽省主席；其弟刘茂恩，当过河南省主席。当年他家办丧事、过喜事，都是宾客云集，高朋满座。从宴席上撤下来的，不论热菜凉菜、荤菜素菜，统统倒在大盆子里（就是俗称的杂菜），弄到大门外面去打发要饭的。小妙玲一得到消息，就要跑几里地，提个小罐去排队，等着施舍。若运气好，弄上几块肉，那可真是天官赐福了！

张妙玲的父母外出唱戏，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但到夏季天很热，寒冬腊月又滴水成冰，戏班就会封箱，她父母就要回到家里。这时，妙玲和她母亲魏彩荣的主要任务，就是外出要饭。父亲张茂堂有些大男子主义，是不愿意出去要饭的。别人问他在外干啥，他也不敢说实话，只告诉别人说是在密县当煤黑子、下苦力等等。妙玲的父亲在外唱戏的艺名叫张凤仙、外号“二百贯”，这是决不能让亲戚朋友知道的。她的大姑家此时已是小财主了，有时也会给娘家送点儿米面。大姑成了当家婆，又有儿子在集上做生意，别看是个小财主，在娘家闯的老老少少看来，也就甚是体面了。体面人也就不免财大气粗。

张茂堂是一个封建意识极为严重的人，应当说他对老娘很孝顺。但妙玲的祖母死时，他却外出有事不在家。当他匆匆赶回来时，两腿跪地，爬着、哭喊着从土坡里进了门，以头着地，嚎啕大哭。他的舅父很恼火，母死不在那是大不孝，掂着大棍便劈头盖脑地打起他来。打得再狠，张茂堂一不躲闪、二不求饶。孔老夫子讲过：“父母在不远游。”谁让他张茂堂母死之时不在跟前呢？

小妙玲从小就要饭。学艺以后，有时是半要饭，有时还得真要饭。说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是丝毫不差的。这位大艺术家的童年和她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惨得很哩！但后来常香玉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往往是笑着讲的。因为长期悲惨的生活，磨炼出了她坚强的性格。她的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也是从狂风暴雨中磨炼出来的。她待人宽厚，严于律己，更是从苦难生活中拼打出来的。想想别人的长处，谅解别人的难处，这更是中原人做人的固本性。

二 她一家深夜逃离族居的董沟村

张茂堂多年在外唱戏，大祸终于从天而降了。他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身上功夫不行，武戏不能唱，只能唱旦角的文戏，按旧时的行话叫是坐板凳头儿的。但他天生一副好嗓子，音质好，不能不遭到同行的忌妒，就是人们常说的“同行是冤家”。有人在他茶中下药，张茂堂的嗓子一夜之间就坏了。不要说开腔就值二百贯，而是再没有戏班要他了。断了生路，他只好回家过苦日子。

张茂堂家里只有那么几分地，种庄稼不行，收成太低。他想了个点子，改成种菜。因地处丘陵，难以打井，无水浇菜，青菜也只能靠天生长，算是种了个早菜园子吧。逢到有雨水时，可以收一些韭菜、萝卜、葱；若没雨水，只有瞪眼看天。他夫妻二人自种、自收、自卖，张茂堂免不了经常担着青菜沿村叫卖。在乡下卖菜，有钱的人很少。人家给点儿粮食也卖，给点儿钱更好，有时给一两个鸡蛋也行。

此时的张妙玲，已是六七岁了。将来以何为生，这是令张茂堂锥心刺骨的事情。于是，他又想到让闺女学戏。不管怎么说，学戏总比送去当童养媳挨打受气要好。特别是想到他

的二妹、四妹，尤其是四妹的惨死，更使他痛心——这可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20 世纪的 20 年代，贫弱的中国几乎仍是封建社会的中世纪生活，和明清相比差不了多少。特别是巩县地处豫西的丘陵地带，交通闭塞，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虽然已是民国年间，但较之清代，除了男人不留辫子、闺女不缠脚，其它无多大差别。就像现在有首歌唱的：“山还是那道山，梁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

穷人家的闺女，自小要送出去当童养媳，在豫西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一天，这样的事情终于降临到张家。小妙玲的大姑，约着她的三姑来找张茂堂给妙玲提亲。大姑家有钱，自然是大姑说了算。说是这个人家有几亩地，又喂头牲口。妙玲去了，首先是不用推磨推碾，这就省去了许多力气。而张茂堂想的是让闺女出去学唱戏，但又不敢给他大姐明讲，激烈的争吵于是就发生了。大姐说：“我是妙玲她大姑，难道我不疼她？我给她找这个人家，你张茂堂上哪儿去找？”张茂堂据理力争，说：“我不能让我的闺女像咱二妹、四妹那样被活活打死！说到天边，我也不送她去当童养媳！”张茂堂的大姐认为，妙玲已经长这么大了，送去当童养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为了立逼张茂堂答应，她把躲在拐窑里的三妹喊来，并让三妹表态。三妹家里因为很穷，自是人穷志短，不敢说大话，就抽泣着说：“咱大姐不会坑害妙玲，送就送吧！”即便这样，张茂堂仍然执意不允，这就让大姐十分着恼。她指着张茂堂的鼻子，哭着嚷

着，揭开了张茂堂的老底：“你这些年在外面唱戏，俺村有人在东乡看过。你老铁，你老能！开腔就值二百贯！你丢死姓张的八辈子人了！你要让妙玲也出去唱戏，白天嫁给张相公，晚上嫁给李公子，就是唱得响三省盖八县，那又怎么着？还不是越响越丢人！我说的这门亲事你若不答应，你敢让妙玲出去唱戏，不要说姓张的不答应，俺这些亲戚也没脸见人。今后，你吃的有了难处，要想让我再接济你，那可办不到！”

现在，国际上有个词叫“经济制裁”，没想到妙玲的大姑早就懂得这一套。张茂堂是个有骨气的人，心想：老大姐可以不理我，我困难了你可以不管我，但不论咋说我也不能把闺女送去当童养媳！

妙玲从来没看过戏。这天，离她村有六七里远的石窟寺正在唱神戏，几位男孩、女孩约着妙玲去看。那天下午，妙玲看得很入迷，晚上还想看，散戏后就没回家，就一直站在台口看演员们卸装。她觉得演员们很受欢迎，那么多人来看，各种角色的脸谱、衣着更使她感到奇妙。有位主演从高台上下来后，看到这个小姑娘问她为啥不回家吃饭，问她是哪村的。她说：“俺夜里还想看戏。俺家是董沟的，离这儿远，大人不叫来。”这位演员问道：“你是董沟哩，认得张凤仙不？”她摇了摇头。演员又问：“你认得张茂堂不？”妙玲说：“是俺爹哩！”那位演员“吞儿”一声笑了，暗想：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啊！原来，这位演员曾和张凤仙同台演过戏。他拉着妙玲到下处去吃了饭，还给了几个花卷馍要她拿回家去。这天晚上很糟糕，因为会场里“打孽”（旧时农村看野台子演出叫

赶会，“打孽”就是某一家跟另一家是冤家对头，在会场里开枪打对方)而炸了会。人们乱呼乱叫，吓得四处奔跑，小妙玲自然也跑开了。她在一个打谷场里，躲在麦草垛跟前一夜未敢动。而她的父母吓得在沟壕里寻找，在崖头上呼喊，也是一夜未睡。日出天明，妙玲胆战心惊地回来了。她爹不由分说，抓住妙玲就打。小妙玲脾气很犟，打得再狠也不哭。最后，发现她拿了个花卷馍，这才问明了情况。

这个演员叫金枝，是豫西梆子的大唱家。张茂堂和金枝是同台好友，但也不敢去看他。金枝既管饭又送馍给孩子，这使他深受感动。

一天，妙玲在家打开已故祖母的陈年老柜，取出奶奶当年的扎腿带子缠在头上，又在带子的一端打了个结，慌慌张张地走到院子里，拿起准备好的一把椿树叶子权当扇子，一面扇着树叶子，甩着头上扎的带子，就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张茂堂和魏彩荣收工回来，到门口一看，“哎呀”一声说：“我的天哪！这学的是金枝唱的《洛阳桥》！那小碎步还真有点样哩，难道妙玲就该吃这门饭？”张茂堂真有点儿喜出望外了。

有一天，张茂堂知道那个戏班又在某处演出，他就带着小妙玲跑了很远的路程去会旧友，意在让妙玲看戏。他领着妙玲到了后台，演员们正在上装。突然听有人来说：“扮演冬妹的小演员发了高烧，昏迷不醒。若让个大人上台，那就坏了剧情……”有人说：“凤仙哥，让妙玲化化装顶上去如何？”张茂堂慌忙说：“妮儿从来没上过台，没扮过角儿。上去属到台上可咋收场？”扮女角的金枝说：“妙玲，你别怕，我拉着你上台。春哥哭你也哭，春哥跪你也跪，你敢不敢？”小妙玲竟然点了点头，并很快化完了装。舞台上，演的是《铡美案》中的《韩琦杀

庙》一场。小妙玲还真地动了感情，趴到自杀倒地的韩琦身上，哭喊道：“大叔，你死得苦啊！”虽不搭调，但情是真的。在后台的张茂堂出了一身冷汗。这场戏下来，女主演拿出几枚铜钱，给妙玲买了一盘水煎包子。这对常年要饭的妙玲来说，真是一顿美餐。到了夜晚，在戏班的下处，几个演员劝张凤仙让女儿下海学艺，说：“孩子有灵气，将来说不定会是个好角。无论如何，唱戏比送去当童养媳强！”又说：“你能让孩子去当童养媳任孩子被人家打骂而死？逼得孩子投井上吊？”至于说唱戏不入老坟，他们也自有看法，说：“咱巩县乃风水宝地，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连宋朝的皇帝都看中了咱们巩县，许多帝王皇后也都埋在这里。可结果怎么样呢？哪一座皇陵没被扒过！凤仙，别相信那个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妙玲对戏剧有灵气又喜爱，加上朋友们的劝告，这就坚定了他的信心和决心。但小妙玲的这位父亲，更相信旧戏班的那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因此，妙玲此后的日子，虽然没当童养媳妇挨公公婆婆之打，却挨了她亲生父亲之打，而且打得还很惨哩。

张茂堂很想让小妙玲拜豫西梆子的名角燕庚等为师，但他们都拒绝接收，说是张凤仙你会戏很多，又是老唱家，你的闺女你自己教，弟兄们会的东西对闺女也决不留一手。要不，咱就不成朋友。这样，小妙玲的师傅就是她的父亲张凤仙。他打起自己的闺女来，那就更不手软了。

妙玲的大姑既给妙玲说了媒，她就一直催逼着要把妙玲送去当童养媳，村里族人也自然是又劝又逼。这就促使张凤仙背着族家，瞒着亲戚，在深更半夜里挑着担子、领着妻女连夜逃离了他族居多年的董沟村。他当时惟一没有隐瞒的，是他